



笑看茶凉◎著

在人命如草、生死瞬间的当兵生涯中，听人耳闻和亲身经历的奇闻怪事令人惊悚！本书以纪实手法再现了主人公几十年如梦如幻的离奇遇！

② 敌后救援

奇谐录



承传统志怪文学之遗风·开当代奇谐小说之先河
《奇谐录》的问世，标志着中国本土惊悚悬疑小说找到了自己的根！

奇谐者，志怪者也。

谐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

——《庄子·逍遥游》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尔
◎
著



奇谐录

② 敌后救援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奇谐录. 2, 敌后救援 / 笑看茶凉著.

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2. 5

ISBN 978-7-5057-3004-5

I. ①奇… II. ①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6225号

书名 奇谐录②：敌后救援
作者 笑看茶凉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710×1000毫米 16开
15印张 222千
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
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3004-5
定价 29.80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二卷 敌后救援

- 第十一章 通冥诡洞 / 3
- 第十二章 古城异事 / 27
- 第十三章 深入敌后 / 51
- 第十四章 天坑奇境 / 74
- 第十五章 灵蛛引路 / 97
- 第十六章 送他个鬼 / 120
- 第十七章 红花渡口 / 143
- 第十八章 善恶有报 / 166
- 第十九章 转世临风 / 189
- 第二十章 耳钉奇缘 / 213

第二卷

敌后救援



第十一章 通冥诡洞

这时，月亮慢慢钻出云层，朦朦胧胧的。刘老大带着两个士兵，再次走到掩体外那个冷笑发出的地方，贴近那堆尸体，仔细检查起来。

“哎呀！”只听刘老大低声叫道，声音中充满惊恐与痛苦。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刘老大身边的那两个士兵，就用刺刀对着刘老大近身的“掩体”一阵乱戳乱刺。但刘老大仍低沉而痛苦地叫着，好像在忍受着极大的疼痛。我们几个老弟兄，赶快冲了过去。

月光下，我们模模糊糊看到，刘老大的一个手指，被充当掩体的鬼子尸体牢牢地咬在嘴里，任凭两把刺刀在它身上如何乱戳乱刺，就是不松口！刘老大面部扭曲，紧咬牙关，强忍剧痛而又无法动弹。这样干耗下去，极有可能被暗中的小日本来个偷袭扫射，那样的话，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。还是小李胆大心细，抽出背上的大刀，一刀下去，将那具鬼子尸体的头颅砍了下来，用手托着那颗头颅，护送刘老大回到了掩体内。

在掩体内，至少不用担心被敌人偷袭扫射，但面对这颗死死咬住刘老大手指的头颅，我们还是束手无策！

“哪位兄弟过来帮个忙，用刀将它的腮帮子切开，再弄开它的上下腭，刘老大的手指就出来啦！”小李兄弟说得很是简单，但我却不敢上前帮这个忙。不是我不够义气，要是让我替他挡枪子，我一定眉头不皱，但是要我去弄那

个狰狞可怖的死人头，而且还要切开两边的腮帮子，再分开它的上下腭，我却两腿抖得迈不开步子！

“来，我帮你！”大傻向前一步，没等到小李动手，立即一手按住那颗头颅，一手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对准那头颅的脸颊，像当年我们在炊事班切猪头肉一样，干了起来！看得我胆战心惊，恶心不止！心中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个大傻啊！他娘的真不愧是他爹胡大胆的嫡传……

大傻和小李两个人，忙了好一阵子，像剔猪头一样，把那个小鬼子的头颅弄得不成球形，刘老大的手指仍然没有取出来！连恐惧带疼痛，搞得刘老大冷汗直流，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！

“刘老大，你忍着点儿，看我给它来个干脆的！”大傻说完，站了起来，扔掉了手中的匕首，又拿起身边的那把大刀，猛地向下一刺，将那颗头颅，从上下牙缝中一分为二。

刘老大的手指，终于取了出来，旁边的军医赶快给他简单冲洗止血，包扎起来！

就在我们心中的石头刚落地，还没等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，小李“咦”的一声，又让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不知到底又有什么匪夷所思的怪事发生！

原来，又是那个熟悉的冷笑声：“嘿嘿！”

这一下，大家全都震惊了！刘老大就是在掩体外寻找这个冷笑的家伙，才被鬼子的尸首咬住手指不放的，现在好不容易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那个冷笑竟然又在引诱我们过去！

看来，这道尸体砌成的掩体中，肯定还有并未死透的小鬼子！想到刘老大那被咬伤的手指，那被劈裂而仍不松口的头颅，我们一下子就像火烧屁股一样，弹跳着转身向后跑，在离那道掩体丈把远的地方停了下来，惊恐万状地盯着那道我们的保护墙！

“他娘的！原来咬住我手指头的东西，还不是这个冷笑的家伙！”刘老大忍着剧痛，低声怒骂起来，“老子不管你是死的还是活的，一样把你碎尸万段！”

说完，刘老大冲我们喊了声：“过来啊，弟兄们！活的小日本我们都不怕，难道还害怕这些死了的小日本不成？”

虽然我们又回到刘老大身边，但个个再也不敢趴在那道“掩体”上了，而是保持着二尺左右的距离，警惕地看着保护我们的掩体，而不是看着掩体外面的敌情！

说实话，就是渡边大佐亲自领兵来攻，我们也是毫不畏惧！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，大不了早死早投胎，还能落个抗日英雄的称号！但是面对这些鬼鬼怪怪的东西，我们倒是裹足不前了！虽然不怕死，但对那些看不到的东西，我们真是打心里恐惧！

“不要怕，弟兄们！哪儿有什么神神怪怪的东西，全他娘的自己吓自己！最多有一两个没有死透而苏醒过来的小日本而已！”刘老大低声命令道，“一班弟兄跟我来，其他人注意掩护！”

“是！”我一挥手，领着下面那些新入伍的弟兄们，随刘老大来到了掩体之外。

虽然对这些司空见惯的残肢断臂什么的并无惧意，但毕竟没有一个人愿意趴在这些死尸的脸上，和它们面对面。所以，当初我们用小日本的尸体砌掩体的时候，就将它们的头颅全部朝向外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来到掩体外时，看到的情形就和里面大不一样。里面看到的是躯干四肢，而在外面，看到的则是一层层圆咕隆咚的东西，像是秋后架上的大葫芦，密密麻麻的！当然，这些可不是什么大葫芦，而是货真价实的头颅！

头上的月亮在云层中钻来钻去，照在阵地上的月光也是忽明忽暗的。夜晚的冷风，凉飕飕的，呼呼吹着。我们面前的这些残缺不全、弹痕累累、面目狰狞、缺鼻少耳的头颅，显得更加恐怖异常！

年轻的我们，不惧死亡，却怕鬼怪！热血上冲时，刀山火海也敢勇往直前。冷静之时，这些尸首也让我们胆战心惊！

在新兵面前，作为班长的我，自是不能当孬种，否则脸面丢尽，威信全无，以后还怎么混啊！我只得咬咬牙、壮壮胆，豁出去了！想到这，我将枪递给身边的士兵，夺过一把大刀，向那一层层圆咕隆咚的东西走去！

当然，刘老大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，我可不愿被那些死东西咬住不放！有勇还要有谋嘛！

我站在离那些尸首三尺左右的地方，用大刀一个一个检查着，只要有会动的头颅，不用我说，身边的战友也会刺刀齐上，让它成为烂瓢一个！

就这样，我用大刀逐个检查了二十多个，全部是硬邦邦的家伙，显然是彻底完蛋了，我也慢慢放松了心情。他娘的，这些东洋鬼子，毕竟也是血肉之躯，刀刺枪扫的，一个个体无完肤，甚至是四肢不全，早就魂归东洋老家了！至于那个咬住刘老大手指的头颅，很可能是他并未死透！从小就杀鱼宰蛇的我，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却也曾常见类似的情景。

记得以前宰鱼，鱼肚子里的内脏都掏干净了，那鱼身子竟然还会微微颤动，个别的甚至还能弹跳！听人讲，那是它的神经并未完全死去，特别是在宰蛇的时候，一刀砍下蛇头，在剥蛇皮的时候，那砍下好久的蛇头，还会跳起来咬人呢！

想到这里，我就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胆大，加快了检查的进程！

就在我心情放松，用刀尖一具具拨动着那些鬼子尸首的时候，突然觉得手中的大刀一沉，竟然像是被磁铁牢牢吸住了一样，拔不出来。不能放枪，不能点灯，怕给小日本当射击的靶子。在朦胧的月光下，模模糊糊看到，好像是一个头颅，咬住了我的刀尖，吓得我两腿发软，手上无力！身旁的士兵，自是不敢袖手旁观，一个个用刺刀向那颗头颅戳去。但那颗头颅，不但没有松口的意思，竟然伸出双手，死死抓住了我的刀刃，任那刀刃锋利入骨，就是紧紧握死，毫不放松！

有战友们在身边，我心里稍感安慰，伸手用力想将那把刀拔出来。我的刀像被乱石压住了一样，又像是插入了碎玻璃堆中，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咯咯吱吱的响声！声音刺耳，心中恐慌！大刀却仍然未能拔出！旁边的战友们也是手足无措，只是用刺刀不停地在那两只胳膊上刺戮切割，皮肉已经刺戮开了，但骨头连在一起！

“让我来！”刘老大见状，一肚子的鸟气终于找到了个发泄的地方，右手高举大刀，狠狠向下劈去！只听到“咔嚓”两声，那两只死死抓住我的刀刃

的手，被刘老大砍了下来！接着，刘老大将手中的刀递给身边的士兵，帮我一用力，我手中的大刀就从那具头颅的嘴里拔了出来！

毕竟这刀刃锋利光滑，任它咬碎牙齿，也不可能深入钢内，更不会咬断！刀虽然取出，但那两只手，仍在刀刃上死死抓着……

死人尸骨，再恐怖骇人，毕竟对我们的杀伤力有限！当日本鬼子向我们冲来的时候，刘老大带着我们，迅雷不及掩耳般翻进了那道掩体的后面。哪里还顾得上个别没有死透而返醒的尸体！

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，我们暂且忘记了害怕，躲在用鬼子的尸体砌成的掩体后面，将一梭梭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，把他们变成一具具掩体的原材料！

这道掩体的防护效果确实很好！“扑哧扑哧”的声音虽然响个不停，但是并没有一颗子弹能洞穿过来，反而解决了我们心中的隐患：那些未死透可能苏醒的鬼子，不用我们动手，他们的同胞，就会将其射得弹痕累累，血肉模糊。

我们在士气上并不输给渡边联队，往常他们所依仗的武器优势，在我们美式装备面前，也是黯然失色！经过激烈的交火，小日本自是损失惨重。我们凭借着坚实可靠的掩体，进行着猛烈的反击。拂晓时，进攻之敌被我们打得狼狈而逃，丢下近百具尸体，在夜色的掩护下匆匆撤退！

经过几天惨烈的交战，渡边联队始终未能控制全城。或许是他们担心被切断后路，或许是惨重的伤亡让他们不能承受，或许有其他意外情况发生等等，总之在双方接触后的第五天，他们就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县城！

师长命令我们团负责守城，打扫战场，另外两个团全力追击！

按照团长的命令，我们团一边张贴安民告示，一边接管全城，负责守卫。而我所在的营，负责清理战场，掩埋尸体！

对于自己的牺牲战友，我们必须按照规定统计造册，建立公墓，树碑刻铭，供人悼念。

此役，我们师三个团，不计伤员，共牺牲将士六百多名，要是再加上伤员，伤亡总数逾千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团！而对方的渡边联队，伤员自然无法统计，光是战场上遗留的尸体就高达九百多具。这样的伤亡比例，在整个

抗战期间也是相当惊人的。当然，这与我们使用强大有效的掩体是密不可分的，这个有效减少伤亡的办法，也是我们团独创的！

自己战友的尸体处理完毕后，我们就开始清理那些小日本的死尸，当然，也包括为我们阻挡子弹、充当掩体的那些！对于鬼子尸体，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多了。首先在城外偏僻地方挖上一个大坑，然后将那些尸骨遗骸一个个抛入大坑。

就在我们忙碌时，突然听到不远处的小李惊奇地叫了声：“嘿，过来瞧瞧，真是怪事啊！”

“又有什么怪事儿？不会是哪个尸体活过来了吧！”我们懒散地向小李走去。说实话，见过了太多的尸体，经过了无数的怪事，我们对那些诡异的事情已经麻木了。

“你们看，这个小家伙怎么回事儿啊？”

我们满不在乎地过去一看，他娘的！又是怪事一桩！原来，就在小李准备将那具尸体往坑中扔的时候，发现他竟然泪流满面！

“快让开！老子这就给他补上两家伙！不能让他醒过来！”大傻说着，就用刺刀对准那具尸体的心脏部位，刺上了几刀！一番乱刺，并没有带来血流如注，这就意味着，那具流泪的尸体，早在几天前就魂归东洋了，绝对不是没死透，更没有苏醒的可能。但就是这具已死亡多日的尸体，竟然在我们面前，泪水涟涟！

是后悔不该来中国？还是后悔不该残杀无辜？抑或是向受难的中国人忏悔？原因任人想像，但结果确实令人诧异！不是亲眼所见，又有谁能相信，这具已死数天的尸体，在我们将其埋葬的时候，竟然泪流满面！

虽然经历过许多的怪事，我们仍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狗蛋更是找来了见多识广的刘老大！当刘老大看到这个现象，虽然也表现出了震惊，但他并没有像我们那样惊慌失措，而是对那具尸体仔仔细细研究了一会儿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！他并不是日本人，和我们一样，也是炎黄子孙啊！”

“什么？炎黄子孙？那他怎么会穿着小日本的军装？难道他是我们的战友吗？”小李一听到刘老大的话，叫了起来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要是将牺牲的战

友，同小日本鬼子的尸体一块埋入万人坑，那我们可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了！

“不是这样的，小李兄弟！”刘老大安慰道，“我仔细看了，他确实是炎黄血脉，但他却不是我们的战友，而是一名投降的伪军，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！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我们搞错了呢！”小李长出了一口气，轻松起来，“刘老大，他既然投靠了鬼子，充当帮凶与炮灰，那他死后还流他娘的眼泪干鸟？”

“唉，一言难尽啊，说不定当初，他也是被逼无奈，又没有勇气反抗，也不敢自杀，所以死后泪流满面，后悔莫及，向我们谢罪！”刘老大表情复杂，“世事无常，人生无奈啊！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我们东北那儿，还有死后流血报冤的怪事儿呐！”

“什么？死了的人还会报冤？真的假的啊？”

“兄弟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啊，再说，这具尸体，死几天了吧，他不照样泪如雨下嘛！”

“刘老大，我相信你！”我赶快表态支持刘老大，不是拍他马屁，而是想让刘老大讲讲那件怪事儿，“现在反正不是打仗的时候，一边干活一边讲讲嘛！”

“好，看在彦真兄弟的面子上，我就给你们讲讲那个传为奇谈的故事吧。”刘老大咳嗽了一下，就给我们讲了起来：

这件怪事儿，是我听来的，说的是大清末年的事情。

当年在我们东北老家，和打猎为生的一样，放山挖参的人也是不少。其中有相邻的三家，都是以挖参为生，三个当家的虽是异姓，却亲如弟兄，关系很好，毕竟既是邻居又是同行嘛！

三个中，年龄最长的，绰号叫做“大头”，五短身材，相貌平平，就是脑袋比较大，“大头”这个绰号，极为贴切；其他两位，一个叫“大牙”，一个叫“黑脸儿”。

“大牙”这人，一口龅牙，给人感觉整天乐呵呵的，笑不拢嘴，其实是牙

齿龋得厉害，上下嘴唇盖不住罢了；至于“黑脸儿”，正好与大牙相反，常常是一脸的严肃样儿，哪怕是挖到了一棵千年人参，他也是波澜不惊，难得一笑！

三人的关系处得比较融洽。生活上是相互帮忙，亲如一家，谋生上也是同进共退：一块上山挖参，一块卖参分钱。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！

话说有一年秋天，三人趁着天好，就带了锅碗瓢盆和粮食、骨杆什么的，告别家人，一块上山，准备在山上多住些日子，挖一些大棒槌，多换点钱粮，等到天寒地冻的冬天，就哪儿也不去，什么也不干，打牌喝酒唠嗑儿，在家里猫冬！普通人嘛，无钱无权，也不想立什么不世之功光宗耀祖，那就过丰衣足食、快乐悠闲的好日子，这无可厚非，天性如此！

平常他们三个放山，少则十天，多则月余，或多或少，总会回来，也不至于空手而回，或不挖到大棒槌誓不回家。但这一次却是十分奇怪。眼看他们进山四十多天了，却一点儿消息也没有，人影没见一个，也没有托附近同行的人捎个信儿。这一下，他们三家的家人真是急坏了！也不知他们当家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吃过饭就在一块念叨，就算没挖到什么大棒槌，家人也不会埋怨，好歹人要平平安安地回来啊……

他们三个，是上有老、下有小，中间还有一个只能在家缝缝补补、不能外出赚钱养家的老婆，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可真不能有任何闪失！在牵肠挂肚的煎熬中，又等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终于盼到了！不过，只回来两个，黑脸儿和大头两个人灰头土脸的，唯独不见大牙一块回家。

黑脸儿和大头两个人进屯子后，自己的家门还没进，就一块扎进大牙家里，见到大牙的老婆，不约而同地放声大哭，边哭边说，他们三个，这次进山运气不好，一个半月的时间里，仅仅挖到了一株四匹叶，更倒霉的是，大牙他，竟然被有毒的钱串子（毒蛇）咬伤了，虽然他们两个尽力抢救，但不幸的是，所带的蛇药都没有什么效果，大牙没能挺过一个时辰，就毒发身亡了。如同晴天霹雳，大牙的家人痛不欲生！正值壮年的大牙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，没有大牙，这个家有老有小的，以后将以何为生啊！

大头和黑脸儿两个人也是泣不成声，不但将那棵唯一的四匹叶交到大牙老婆的手里，而且动情地说，嫂子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弟兄三个，一向情同手足，你们全家的生活，你就放心吧，嫂子！以后什么事儿都有我们两个呢，凡是放山所挖的棒槌，还是和大牙兄弟在时一样，分成三份，只要有我们的饭吃，你们全家就饿不着。这样的情谊，这样的邻居，这样的承诺！令大牙全家人是感动不已，真是有福祸无常，情义无价！

悲痛归悲痛，但毕竟人死不能复生！死者已逝，生者还要生活。一番痛哭之后，大牙的老婆也是深明事理，表示生死由命，怪不得他人。不过，与大牙毕竟夫妻一场，要对大牙进行厚葬，而且必须将他安葬在自家的祖坟内，才算对得起他。

大头和黑脸儿表示，大牙哥当时中毒太深，面色乌青，又值天气晴热，带他到山脚时，已有异味产生，不宜再带到屯子里，就在山脚找了个背风向阳的好地方，把他安葬了。

这一下，大牙的老婆就起了疑心。既然在山里中毒身亡，也已经背他下山，怎么会快到家了，就不能再坚持一段儿，而在山脚埋葬了呢？虽是怀疑，却也并未表现出来，而是不露声色地考虑着。他们三个，一向关系很好，情同兄弟，应该不会有图财害命的可能。再者，三人进山，而不是两人，一方面是取那“去单回双”的吉祥数，更重要的就是避免有人见财起意，毕竟人心隔肚皮，就是有人起心，也不敢轻易与另外一个人商量。

在大牙老婆的坚持下，大头和黑脸儿只得带领大牙的亲友门宗一千人等，到山脚边挖开那个土堆，起出了大牙的尸体！果然腿部肿胀，脚踝上还有血点牙印儿。面色发黑，七窍中还有出血的痕迹——被毒蛇咬伤，毒发身亡确实不假！

事情到此并未结束，就在大牙的老婆看到他的尸体痛哭流涕的时候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怪事发生了！

按说这具已死数天又从土堆中扒出来的尸体，没有腐烂已属幸事，说明这个暂葬之地与空气隔绝，风水不错！但更奇怪的事还在后头！原来，大牙

老婆的泪水滴在了大牙尸体的脸上不一会儿，那具尸体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七窍血流如注，不但血液未曾凝固，而且流出来的，竟不像中毒后的乌血，而是鲜血淋漓！这一下，大牙的老婆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。她立即表示大牙绝非死于意外，肯定另有他因。

大头和黑脸儿并未和她一般见识，一边协助将大牙运回祖坟内安葬，一边劝慰大牙的老婆：嫂子啊，我知道你是怀疑我们两个，但我们不会与你计较的，毕竟大牙哥已经不在！不过，我们两个可以对天发誓，大牙哥绝对是死于毒蛇之口，如果不是那样，我们俩愿遭天打五雷轰，死无全尸，死后喂狗。大牙的老婆最终力排众议，选择了报官。经过对尸体的剖验，以及对有嫌疑的大头、黑脸儿的多番审讯，结果令人哗然！

原来，他们三个这次放山，前面一个月确实毫无收获。但就在准备下山空手而归的路上，竟然发现了两株极为罕见的八匹叶！当然，如果能够再发现一个这样的千年老参，他们三个一人一个，悲剧就可避免。但偏偏就只有两个，而大头和黑脸儿又不愿意卖掉分钱！二人一商量，趁大牙不注意，从后面用棍子对着大牙的头部就是一下，打蒙了大牙。为了遮人耳目，二人又弄了一条毒蛇，咬了大牙一下子……

“唉，世事难料，人心难测啊！”刘老大讲到这里，也是感慨万千，“就拿眼前这个例子来说吧，这个小后生，年纪轻轻的，不杀敌报国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投靠小日本！”

“难说啊，刘老大，”小李补充道，“你们发现没有？这个尸体表明此人是前后中枪而死的！前胸后背都中枪啦！”

“什么？”刘老大拍拍屁股上的尘土，走到那具尸体旁边，仔细地看了一下，“果然如此，真奇怪呀！要是他向我们冲锋射击，小日本怎么会在他背后下手呢！难道……”

“刘老大，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，”我抢过话头，展开了丰富的想像，“这个小伙子，是被逼无奈才加入小鬼子队伍的，在战场上他想火线反戈，结果就两面中枪了！”

我们几个，顿时生出了些许同情，如果是那样，这个小伙子就太可怜了！

虽死在战场上，既不能像其他汉奸一样，又不能得到国人的支持与同情，弄得猪八戒照镜子，两面不是人！

最后，我们就又费了一把劲儿，另外挖了一个小坑，把他单独埋葬了——葬在抗日烈士公墓，他又不配；和小日本一块投进万人坑，又有点可惜！

我们团这次损失惨重，减员甚多，一等战事平息下来，团部的重要工作，就是招募新兵。

等我们清理完战场，就去了征兵处，想了解一下我们团兵源补充的情况。

踊跃报名参军的人密密麻麻的，我们很是高兴。毕竟老百姓被小日本祸害得不轻，很多人是家破人亡！幸存下来的年轻人，都想找小鬼子报仇拼命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刚办完登记手续的年轻人跟我们几个打了个照面，我们像白日见鬼一样，愣在了那里。对面这个年轻人，和刚刚我们单独埋葬的那个前后中枪的“小鬼子”简直一模一样，那身高、长相，真让我怀疑那具尸体又从土堆里钻了出来。

听那小伙子讲，他叫小胜，上面有一个双胞胎哥哥，为了掩护全家人，前一段被小日本抓了过去，至今下落不明，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！既然我们对他感到面熟，问我们是不是曾经见到过他的哥哥。

我们自是十分吃惊。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给小胜听。他听后十分悲痛，表示他哥哥绝对不会向我们国军开枪，肯定是他不愿为小日本效劳卖命，才被小日本打死的，并请求我们带他找到那个地方，一定要将他哥哥移葬到自家的祖坟内，才算对得起他！

我们很是感动，立即和他一块赶到城外。小心翼翼挖开，慢慢清理干净后，那具尸体竟栩栩如生，其胞弟大为伤感，抚尸痛哭不已。正在这时，小胜的同胞哥哥，就是那个已死数天的尸体，竟然也眼角湿润，继而泪如泉涌。

尸体就是尸体，虽然冥冥之中，有种神秘的力量，使其与活人感应，但他终究已远离人间，只能深埋入土！

这件事虽然奇怪，但它毕竟没有什么害人之处。这与我们后来的遭遇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！